



家国同庆 人月两圆

——双节品读《诗经·陈风·月出》有感

■蒋湘祁

庚子年国庆与中秋联袂而至,十九年难得一遇的双节同庆,将“大家”与“小家”连在一起,举国共庆共享太平盛世,家国团圆欢庆欢度美好生活。双节手捧《诗经》,重温品读《陈风·月出》,独自穿越千年的时光,耳边响起祖先悠长的吟唱: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憯兮,舒忧受兮,劳心慍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漆黑的夜晚,明月浮现挂在天边,皎洁的月光带来光明;寂寞的夜晚,皓月当空高悬中天,柔和的月光引人相思;清冷的夜晚,朗月映照掠影长空,纯净的月光令人遐想。

静谧幽雅唯美的夜色中,一轮明月自天际徐徐升起,映衬君子风范玉树临风,轻盈柔美的月光与之交相辉映,淑女窈窕婀娜的丽影浮现眼前……内心升腾起“望月怀人”的独特体验与感受:“远在天边”的月可望而不可即,“近在眼前”的人相思而不相见。

追溯中国文学咏月诗的源头,大约便是《诗经·陈风·月出》。自古以来,炎黄子孙对月亮情有独钟,人们以月为历,以月纪

年,把月亮作为美好愿望的象征。流传有“嫦娥奔月”“玉兔捣药”“吴刚划桂”等神话传说,体现出古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千百年来,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从文人骚客到村夫野老,都有赏月的雅兴拜月的习俗,对月的深情牵系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国人对月亮的独特情感,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形成了中国人一种独特的月亮情结。月亮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生活里不可缺少的内容,也已深深地融入到中国文化的长河里。

子曰:“不读《诗》,无以言。”月出皎兮”“月出皓兮”“月出照兮”(《诗经·陈风·月出》)。《月出》以月比兴,歌月怀人,四海游子居江湖之远,睹物思人升起思乡之情;华夏儿女居庙堂之高,触景生情心向团圆之聚。“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诗经·齐风·鸡鸣》)。月光女神在中华民族的意象之中,代表着清凉、幽静、孤独、纯洁、自由、永恒……而满月的意象代表着明亮、圆满、圣洁、高贵、美好……在灿若星河的中华文化传承中,在绵延三千多年的诗词歌赋里,月亮不仅仅是美好的象征,还意味着相思别离之情,更代表着家国怀乡之情。

这一轮明月,无论天涯海角,还是近在咫尺,人们都可以对月抒发思乡怀国之情。“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

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又有着怎样的时代变迁?

当我重温这首望月怀人诗时,激起我对国学经典探索的热情。《诗经》之所以美,美就美在农耕文明的古朴自然,在平凡的劳动、真挚的情爱和寻常的游猎中获得神秘古老的智慧。《诗经》之所以妙,妙就妙在以厚道淳朴生活作风叙事,隐藏着现代人精致生活的秘密。

地上沧海桑田,天上明月依旧。先秦时期人们爱戴歌颂妇女,诗歌中自然而然地美化女子,令人联想到关爱女性同胞。试问如果没有贤德淑良的女人,又何来家庭的延续、社会的繁衍?女人是民族兴盛的伟大航路,是家国延续的繁殖母体。由此可见,《诗经》言在此意在彼,不能只是从字面上解读表层意思,而是要更深层次地去理解参透。

《诗经》是华夏子孙的生活源头,里面有一个关乎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世界。《诗经》犹如一副画卷,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绵延了华夏民族的爱恨情仇。《诗经》犹如一条河流,流淌两千多年的文化长河,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民族之魂,炎黄子孙饮水思源奋发图强,世世代代创造了月圆人和的繁荣盛世。

一代人的怀念

——读旷瑜炎先生《妻子的缝纫机》有感

■陈水清



大。现在的生活变化,真是一日千里。出门有的士小车,远行有高铁飞机,过海有轮船快艇;购物不出门,鼠标一点,不用操心,快递送到家。如果不看《妻子的缝纫机》一文,谁会回忆过去的生活呢?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所以,我们要好好感谢旷老先生带领我们一起回忆。

儿时读《木兰辞》,对“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长大后才慢慢弄懂其意。那是简单的织布机声音,是一个妙龄少女独守窗前为家人辛勤劳动,日复一天,年复一年地重复着一种简单及其原始的养家工作。那时我就想,如果有一台机器代替该有多好哇,既可以加快赚钱的速度,又可以省人省力,一举多得。

上世纪 70 年代,我们生产队有个残疾人,因腿脚不方便,无法参加集体劳动,他就每天靠帮左邻右舍缝补衣服来换取工分养家糊口。他用的就是一台老掉牙的华南牌缝纫机,脚一踩,机头“哒

哒哒、哒哒哒”和轮子的“哐当、哐当”的嘈杂声冲破透缝的土墙,把我们的耳朵都震得嗡嗡作痛……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也恋爱找对象了,谈婚论嫁时,我问妻子她要什么?她说“要一台上海产的缝纫机!”于是,我就立马行动。可是,没想到指标那么难弄,找了一圈熟人也没有如愿,只有厚着脸皮求她叔父帮忙,终于拿到了一个“蜜蜂牌”缝纫机指标。

婚后,妻子着实在她同学、同事和我亲戚之间炫耀了一番!因为那时上海产的“蜜蜂牌”缝纫机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妻子生小孩后的衣服和尿片全是用这台缝纫机完成的。同时,还用它为家人补过衣服裤子,缝过床单被套……

如今我们老了,缝纫机也闲置在一旁,但记忆犹新,它是我们这代人勤劳、俭朴的见证,那个时期的生活缩影!笔者有感而慨,作打油诗一首:一针一线意何长,温暖全家旧日裳。缝纫机旁白发返,至今回味有馥香。

“段”章取“议”

1. 一个作家的“身体”失去了“热血”,还剩下什么呢?也许剩下的是一层干涩的皮,还妄想着做月亮的彩衣;也许剩下的是一双空洞的眼睛,还贪恋世俗的狂欢;也许剩下的是凸起的青筋,还想冒充雷电劈向乌云;也许剩下的是双瘦骨嶙峋的手,还做着捧起金碗的黄粱梦;也许剩下的是丧失了语言功能的嘴,还憧憬着浮泛的情话。当然如果一个作家在艺术上向死而生,有大觉悟,也会绝境逢生,给自己打入强心剂,演绎文学传奇。如同福克纳的《纪念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那干枯的尸体旁的一缕“长长的铁灰色头发”,在腐败的气息中,告

诉我们岁月和婚姻的真相,告诉我们爱情的相守,有多挣扎和艰难!

哦,当一个作家丧失了“热血”,还可能变成一个耽于说俏皮话的饶舌者,对什么都敢张大嘴巴评头品足,再没有驰骋于创作疆场的霸气,成为一个只会写创作谈的家伙。所以我还是少说多做,赶紧打住吧——俺家的杂货店也来人了。

——迟子建 说

2. 在散文写作中,我也在竭力避免两种写作状况:一是在有些散文写作中有轻视叙事的倾向,在传统的散文写作

中又过于拘泥散文的叙事功能。但总体而言,还是要回到叙事上来,叙事在散文中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二是必须注意的是,必须仍然保持叙事的克制。在散文写作中,必须保持叙事的有限真实性,以及叙事的真诚态度,不做强大故事的构造者,就是避免过于小说化叙事以及对事件虚构的冲动,给自己设定叙事的界限,避免刻意经营那种过于强大的虚构叙事。在正常的散文叙事中,过于强大的刻意经营的叙事也是与事物本质相背离的,这也是散文书写的所遵循的有限真实逻辑。

——马 叙 说



19 年前一部电影表达的传统文化复兴梦

■蒋阳波



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当中,没有看过周星驰的电影,大多数人是不信的。但倘若说几十年前哈哈大笑看过的电影,如今却是哭着重看完的,却有很多人会相信。19 年前,也就是 2001 年,周星驰导演的电影《少林足球》就讲述了一个传统文化复兴的梦想。

在《少林足球》里,交织着三条线索:一条是“黄金右脚”明锋由失意沉沦到重振雄风的过程,一条是少林大力金刚腿阿星历经千辛万苦、不改初心,将少林武艺发扬光大的这条线,还有一条就是周星驰演的少林大力金刚腿阿星与赵薇演的阿梅之间的感情线。这三条线,倘若按照过去国产电影来拍摄的话,每一条都可以拍成一部独立的电影。但是周星驰没有这么做,而是三线交织,时隐时现。所以,表面上看是“黄金右脚”明锋雪洗前耻,重返足坛的故事,实际上却是少林大力金刚腿阿星不遗余力弘扬少林武艺的故事。

看周星驰的电影,一向不用正襟危坐地看,只需沙发上葛优躺,茶几上陈列瓜果花生瓜子若干,边嗑瓜子边观影。小人物的辛酸与无奈、倔强与机敏一直是他电影的主角。无论何种身份的人,看到这些小人物的成长,都能够找得到自己的影子。而且随着阅历与年岁逐增,从同一部电影中解构出来的意义就越丰富、越多元。少年时,或许是与三五好友,嘻嘻哈哈地边看边评,关注的焦点是周星驰的电影为何如此搞笑?十年后,又或是一个人坐在客厅,看着电视机里的同一部电影,咀嚼回味,盘点得失。再过十年,路过一些店铺,看着别人在看曾经看过的这同一部老电影,有老泪纵横的触动。把同一部电影,从哈哈大笑的喜剧片看成了百味杂陈的励志片,不知道是岁月的无情,还是岁月的恩赐。

少林武艺一直是中国人的骄傲,还记得小时候,看李小龙、黄飞鸿之类的电影是爱不释手,总期望自己有一天能够练就一身功夫去除暴安良。但在法制社会的背景下,滥用武力、除暴安良,就极有可能触及法律,请入囚笼。时代在变,有许许多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在变。电影中少林大力金刚腿阿星为了将少林武艺发扬光大,一直不停地在想办法,一方面尝试广收门徒教人功夫,一方面也尝试改变宣传方式,融入歌舞娱乐来“曲线救武”,可往往事与愿违。当他寻找过去一起成长的师兄师弟时,个个唯恐避之不及。他们曾经日夜精进的武艺,成了心中不忍触及的痛。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低下头来屈从现实,不得不做自己也并不情愿做的事情。直到少林大力金刚腿星的坚持不懈唤醒了他们,才有了后来风华绝代的少林足球队,才有了全国总决赛冠军的荣耀。